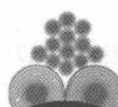




邓九刚 著

驼 村 寡 妇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驼
村
寡
妇

邓九刚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驼村寡妇/邓九刚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555-0731-4

I.①驼…II.①邓…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0299号

驼村寡妇

- 策 划 杨 敏
责任编辑 杨 敏 云高娃
封面设计 晓 乔 韩 芳
版式设计 王改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总编室 223646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80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731-4
定 价 36.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红衣女骑手 /001

养驼人家的新媳妇 /007

初遇 /015

身世之谜 /022

拜师 /027

买药 /034

卦象 /038

对话 /046

无聊的女人们 /051

风波 /056

抢夺羊毛毡 /062

海子蒙冤 /077

母驼寤生 /086

生财之道 /098

戚家驼夫 /101



目 录

- 驼队远行 /105
- 喀尔喀草原 /111
- 乌兰穆图山口 /116
- 驼村“活寡” /122
- 第三十三家养驼户 /130
- 劫戏 /137
- 短暂的夏夜 /144
- 看不见的魔影 /151
- 沙滩上的女儿 /159
- 独闯鬼门关 /163
- 把兄弟与女人 /170
- 寻找海九年 /178
- 牛二板之死 /185
- 毛尔古沁峡谷的秘密 /194



目录

红水女贼子

叠尸 /203

悲戚的女人 /215

醉生梦死 /221

走驼道的女人 /225

黄泥小屋 /237

死而复生 /245

海掌柜名声大振 /253

一等一的好女人 /256

红衣女骑手

那是一个初秋的午后，阳光炽烈似千万道金箭在地上弹起一道道炫目的光线。暑气闷人，七哥和与他一般大小的一帮小子在村子东边的沟河里耍水。耳听得一阵马蹄声嗒嗒响，就见一骑飞驰过来，在河对岸停住。七哥与众孩儿们都停止了嬉戏，立在水里向对岸望去，见是一红衣骑者坐着一匹白马在岸崖上，那骑者和白马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

这河汉原本是扎达海河上游的一条支流，阴山深处的一个很旺的泉水是它的源头。每到汛期，泛滥的洪水就在河床里奔腾咆哮，就像地震似的发出巨大的声响，轰轰隆隆，经久不息。洪水把河床冲刷得很宽，足有一里地光景。河的两岸很陡，皆有丈余深浅，不发洪水的时候，河里流水浅，水宽超不出两丈。水流很小的河床里布满了房大的、牛大的、狗大的、拳头大的、鸡蛋大的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被阳光一照迸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辉，煞是好看。那骑马人在河对岸上的崖上扬鞭喊道：“小弟弟们，这里可是贴蔑儿拜兴村吗？”

一帮孩儿们齐喊：“就是就是，就是贴蔑儿拜兴！”

他们又问：“你找谁？你做甚？”

骑马人说：“贴蔑儿拜兴走外路的驼队可回来啦？”

娃儿们都喊：“回来啦回来啦，早回来啦，回来已经好多天了！你要做甚？”

那骑马人不答了，策着马向河的上游跑去，不一会儿又折了回来，问：“小弟弟们，从哪里可以过河？”

一帮娃儿们乱喊：

“往下游三十里有座桥！”

“那座桥在归化城里呢……”

“哪儿也过不来……”

“你蹦过来吧！”

“有胆量吗？”

“你是个兔子胆儿吧？”

“哇哈哈哈哈！”

娃儿们七嘴八舌，乱喊一顿，喊完了嘻嘻哈哈大笑，笑了一阵便把骑着马在对岸崖上兜圈子的红衣人丢在一边不管了，只顾打着水仗戏耍起来。水花飞溅，一片水溅声和喧闹声把河床装满了。

七哥一个猛子扎下去，脑袋刚刚露出水面，就听见一阵昂亢的马嘶声传来，寻声望去，但见那白马载了红衣人四蹄舒展如同起飞的天鹅一般跃下了河岸。白马在河床上的巨石间蹦跳腾跃，眨眼间便来到了他的面前。七哥和小伙伴儿们立在水中一个个都看呆了。也不知怎么的，七哥的身体便飞离了水面，像个轻巧的包裹被红衣人夹在了腋下。白马载着红衣人和七哥跃上了河岸。

七哥胳膊腿乱挣扎着，喊：“放下俺！放下俺！”心下不免又慌乱又害怕。

红衣人说：“不用害怕，小兄弟！”

红衣人的胳膊肘子一旋，七哥便被翻上了马背。在红衣人的怀抱里，七哥闻到一股强烈的野杏子油的香味儿。

白马没有进村，而是逆着河岸向上游跑出一箭之远，收住了蹄。红衣人将七哥的身体摆正，望着他的眼睛说：“娃子你不用怕，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七哥。”

“好，七哥，我有事问你。”

七哥定睛再看时笑了，打断红衣人的话说：“哎呀，闹了半天原来你是个女人！”

“俺问你，贴蔑儿拜兴有家姓威的驼户你可认识？”

“一个女人家家的竟然有这般好骑术，怪哉！”七哥只顾上下打量那个红衣人，心里生出好多疑问。

红衣人又问了一遍，七哥答道：“咋不认识！俺爹就是给威家牵驼的驼夫。”

“那么威家有个儿子叫威二的你可知道？”

“咋会不知道，你说的就是威二掌柜嘛！”七哥抽抽鼻子，把红衣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野杏子油香味儿吸到肚子里，“你是要寻威二掌柜吗？这太好了，算你能认得出好赖人。威家哥儿俩老大是个大烟鬼，连俺都不搭理他。威二掌柜可是条好汉，俺最喜见！”

红衣姑娘不作答，“嗯呐”一声，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

七哥又说：“你要找威二掌柜这事好办，俺带你去！”

“不用！”

红衣姑娘赶忙制止住七哥，伸手到怀里掏出一只羚羊角号，放在嘴上吹出呜呜的响声，然后将羚羊角号交在七哥的手里，说：“这个送给你，喜欢吗？”

“自然好！”七哥喜不自胜，接过羚羊角号仔细端详，银灰的颜色中透着暗紫的花纹，像瓷器似的在手里滑来滑去。

红衣女子说：“你替俺办件事怎么样？”

“甚事？”

红衣女子略一踌躇，说道：“你回村子里走一趟，替我把威二叫来。”

“你为甚不进村里去？威二掌柜家俺惯熟得很，俺领你去。”

“不用，你只管替我把威二唤来就是，别的甬问。”

七哥果然不再问，光着身子把羚羊角号抱在胸前，飞也似的跑去了。

不大一会儿，威二掌柜骑一匹光肚子铁青马来到河边。威二年方十八，紫红面膛，阔嘴方脸，蚕眉杏眼，一根又长又粗的辫子在颈项间缠绕着，穿一件黑色灯笼裤扎着腿带，双腿紧夹马肚，腰间扎一条红布腰带，两条黑红的胳膊裸着，结实的肌肉在皮下弹动。铁青马烦躁地在地上打着旋，威二掌柜紧勒马缰满脸狐疑望着红衣姑娘。

红衣姑娘将戚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问道：“你就是戚二掌柜？”

“在下正是戚二，”戚二掌柜懵懵懂懂地说，“你是……找俺吗？”

红衣姑娘并不正面作答只是点点头，又将戚二掌柜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直看得戚二掌柜浑身不自在，双眉紧皱起来。戚二掌柜心下就有些不悦，又问了一句：“找俺有甚事你快些说，家里正在给骆驼灌冰糖水，忙着哩。”

红衣女子依旧是不说话，把戚二掌柜里里外外看完了，轻拨马头双腿一夹马肚走了，留给戚二掌柜的只是扭回头时的嫣然一笑。

那年七哥五岁。后来七哥才知道，他在浑然不觉之中竟然为戚二掌柜办成了一件大事。原来那红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贴蔑儿拜兴村东四十里察罕拜兴村的养驼户宇文大义的女儿。早听得宇文家闺女人品出众、才貌双全，戚家有意将其迎娶进门给二小子做媳妇。春天里戚家老掌柜差自家的长工王锅头往察罕拜兴送下了帖子，一晃半年未见回音，戚家父子只道是这门亲事没了指望，哪承想好事早在红衣女子的遽然造访中已然铸成。

这宇文家的闺女名唤秀儿，虽算不上大家闺秀名门千金，只因父母膝下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却也是当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真可谓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滚了，事事娇宠着。秀儿自幼无拘无束在村子里疯跑着，长大性格如男孩儿般泼辣。长到十五岁一身野气脱尽，出落成一个身材苗条眉目清秀的大姑娘，不再与村中的小伙子们舞枪弄棒，走路静静的，一笑脸上一边一个深深的酒窝，遇到生人便容易脸红。她也很少出门，将自己关在院子里，忙时帮着母亲打火做饭侍弄骆驼，闲时稳坐炕上专心于女工。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待字闺中的秀儿吸引来不少上门求亲的人。然而那些求亲的人都被宇文大义一一婉拒了，或是因家境不怎么好或是因小伙子本人有什么缺点，都没有被相中。直到贴蔑儿拜兴戚家的媒人送上帖子时，秀儿的父母才动了心。戚家老掌柜与秀儿的父亲宇文大义是驼道上结识的老朋友，又同是归化万驼社的成员。戚老掌柜为人诚善敦厚，这一点宇文大义最了解。而且戚家的两个儿子，宇文大义也都亲眼见过。归化地方习俗，家业再大也大不得家中养游手好闲的子弟，每次驼队走外路，戚家的两个儿子都在父亲的驼队中充当驼夫角色，跌打滚爬，长途跋涉，与雇来的驼夫一无二样。大儿子高个儿，骆驼性格，怠惰少语。二儿子敦实粗壮且有心计，最招他喜爱。几

年前戚掌柜给大儿子娶了亲，眼下已生有一男二女，其中两个女儿是双胞胎，这些宇文大义都彻底尽明。见是戚二的帖子送到，宇文大义心下高兴，与秀儿母亲商量后说与秀儿。

秀儿听了只是不答，催急了才说：“俺得亲自见见他！”

“哪有大闺女家自己去相亲的道理，”父亲说，“大闺女抛头露面的不成体统，是要招人笑话的！”

秀儿说：“若是不让我亲自见人，这门亲事我就不答应。”

“爹爹看中的人还能有错吗？”

“既然爹看中了，那爹爹你自己嫁给戚二好了！”

秀儿就像犟牛顶墙似的不肯回头。

无奈之下秀儿爹只好答应了宝贝女儿的要求。

秀儿见了戚二之后，第三天戚家便收到了宇文家的回帖，帖子上书写了秀儿的姓名和生辰八字。请算命的王锅头一掐算，两人的生辰属相正合大吉，于是大喜，商定当年冬至良辰迎娶新人。

那一年秀儿虚岁十六，周岁才十五。

戚家迎娶新娘进门的时候用的是骆驼轿。一色儿的白驼个个雍容华贵、气宇轩昂，高贵的白驼总共是九峰，峰峰披红挂彩、威风凛凛。为首的公驼六岁口，体格分外健迈高大，公驼的峰梁间搭两根染了红漆的白蜡木杆，挑起一对轿子，那轿子是拿俄国毛毯搭成，水红的轿篷，猩红的垫毡。

压轿的娃儿便是穿戴整齐的七哥。瓜壳黑帽红缨穗，小辫子梳得油光水亮拖在身后。全村一二十个小崽子单单选中了七哥来压轿，一是因为七哥长得浓眉大眼、脸盘端正，再者无意间七哥成了秀儿与戚二掌柜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促成了这桩美姻缘。七哥做了受孩儿们羡慕的压轿娃，新婚之夜还享受了替新人滚被窝的殊荣，使村中的小崽子们羡慕得直流涎水。七哥长大果然勇猛干练，段家在七哥手里逐步发达起来的时候，村人便这样议论：“段家发起来有甚惊奇！那是天数，十年前就预兆见的，七哥小时候便与一般娃娃不一样，不然戚二掌柜娶亲时在全村二十几个小崽子中单单挑准了七哥去压轿滚被窝？”

回来的路上七哥与新娘子秀儿一左一右分坐在驼轿的两个卧斗中。骆驼一耸一耸地走，驼轿一悠一晃地颤，七哥心中好不惬意！脑袋伸出轿子，看见新郎官戚二掌柜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大红绸带十字交叉挂在身上，胸前是一朵盆大的红花。七哥心中欢喜，就掏出新娘送他的羚羊角号吹起来，呜呜的号角声夹杂在两只唢呐的吹奏声中，风光光地开回了贴蔑儿拜兴。

养驼人家的新媳妇

秀儿过门之后便被村人称作戚二嫂。

戚二嫂的公公戚五十六自年轻时起就是吃驼道饭的，拉骆驼一干就是几十年。给两个儿子都娶过媳妇，辛苦了一辈子的老驼夫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不久就去世了。风里来雨里去，戚五十六拼着性命、拼着血汗挣下了一百二十峰骆驼的家业。临死前戚五十六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亲自主持着给他们分了家，不偏不倚一百二十峰驼的家业一人一半。

末了老人拉着二儿子的手说：“我本来盘算着给你再盖一处院子，可惜来不及了……爹对不住你，你自己张罗着盖吧。谁都知道的，你哥他能耐不如你，还不争气染上了大烟瘾。这处院子就留给你哥。你的宅基地爹已经替你看好了，那地场就在村子东边挨着刁三万家的院子。我请王锅头看过风水了，王锅头看得仔细呢，说那是块好地场。”

戚二嫂和丈夫跪在炕前泣不成声。

老驼夫又说：“别怪怨爹，你妈她死得早……往后你们哥儿俩要好好处，你哥他不如你，我死了他能守得住分在他名下的这些骆驼，不受穷苦，九泉之下我也就放心了！”

或许是老驼夫原本就没抱什么指望，他没来得及听完大儿子指天画地地向他发誓保证戒掉大烟，便咽了气。

果不其然，戚五十六死去还不到一个月，戚老大的大烟瘾便又发作了。开始是悄悄抽，隔个十天八日的寻个借口到城里的烟馆过过瘾。后来渐渐地就管不住自己了，隔三岔五地往归化城的烟馆里跑，没有银子就把自家的骆驼牵去卖了换大烟抽，没有多久，就把父亲留给他的那六十峰骆驼全都化作蓝幽幽的毒气吸进肚子里去了。再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东西，戚老大就开始偷，不管是左邻还是右舍，见着什么拿什么。偷到后来就偷起了骆驼，公驼、母驼、健仔驼只要遇在他的手里，捉住就牵到归化城的驼桥上换大烟。戚大做这些事都选择村里的驼队走外路的时候，男人们都不在家，被偷了驼的人家就去寻戚二嫂。戚大是丈夫的亲哥，这事戚二嫂不能不管，没办法只好把自家的骆驼让人家牵了去。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戚二嫂替大伯子抵债损失了自家的三峰小驼。

但是等戚二从驼道上回来，事情立刻就爆发了。正是黄昏时候，戚二走向驼圈，一看到自己家的骆驼不够了数，立刻就向老婆发了火。

“咦！咱家的骆驼咋不够数了？”

“这事么，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你立马给我说清楚！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戚二嫂陪着笑脸拉着丈夫的袖子，“有什么话咱回屋里再说。”

“那不行！”戚二一扭身子把戚二嫂甩开了，“我的驼都哪儿去了，你立马就得给我说清楚！”

“干什么呀你这是……”

戚二嫂依旧是陪着笑，面色桃红撒着娇去抓戚二的手。

戚二掌柜啪的一下把媳妇的手甩开了，吼道：“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你立马给我说清楚！”

红晕迅速地从戚二嫂的鼻梁向两腮消退下去，她变白的双唇抖动着，吐出来的字已经是冷冰冰的了：“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些驼全都被你哥换大烟抽掉了。”

“什么！”戚二掌柜一下扑到戚二嫂眼前，眼睛瞪得牛大，牙齿咬得咔吧咔吧响，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戚二嫂说：“我还不是为了你，戚大再不好也是你的亲哥哥，俗话说一笔写不了两个戚字，他的事别人可以不管，咱不能不管。再说了你又不在家，我撒手不管还不让人笑话我，你脸上也不光彩。”

“我要那光彩熬蛋吃！一滴汗珠摔八瓣儿，那些驼是我流了多少汗水才换回来的，你不知道吗！你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戚二掌柜伸出手一推，毫无防备的戚二嫂便倒下去在尘埃里一连打了好几个滚儿。

性子起来的戚二掌柜脚步咚咚地走进哥哥的院子，将骨瘦如柴的戚老大一只手提溜着牵到院子里，简单地问了几句抬手就扇耳光子，直打得戚老大口鼻流血躺倒在地方才罢手。众人好说歹说把戚二掌柜拖出了戚老大的院子。

曾经在许多个失眠的夜晚被戚二嫂热切盼望着的久别胜新婚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没有出现，当天晚上，被失去心爱的骆驼折磨着的戚二哭了几乎一整夜，他的哭声像狼嚎似的冲撞着房间的四壁和顶棚。

三天之后他们夫妻和解了。夜里，戚二嫂冷淡地依偎在丈夫的怀里，听戚二解释着：“咱哥是个败家子，他染上了大烟那就是没救了！你管得了他一时，能管得了他一辈子吗？既然他能把自己的六十多峰驼都抽没了，他也就能把咱家的这些骆驼都给你抽光，咱能陪伴得起吗？”

第二天戚二就向村人郑重宣布：往后戚大的事他不再管，任戚大偷了谁家的东西他戚二概不赔偿！谁也别再找他戚二的麻烦。

戚二放出这话不久，戚老大就因为偷了胡德全家的一峰仔驼被打折了腿。

胡德全是村子里仅次于养驼首户蹇家的养驼大户，拥有健驼四百余峰。胡德全本人还担任着贴蔑儿拜兴村驼队驮头的重要职务。贴蔑儿拜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庄，村中清一色住的全都是养驼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驼运专业村。这个村子的养驼户集体加入了归化城的万驼社，一应业务往来全由驮头胡德全负责联络、组织和安排。除了胡驮头，贴蔑儿拜兴村再没有其他的行政负责人，因此驮头的权威在贴蔑儿拜兴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胡德全本人生得熊腰虎臂，身高在一米八以上，浓眉豹眼，左脸上嵌着一道刀痕——那是十几年前在驼道上暴客留给他的纪念。那一次贴蔑儿拜兴的驼夫在胡驮头的

带领下与抢劫驼队的土匪整整厮杀了一个下午，胡驮头手里的黑蟒皮鞭在暴客们的头顶上嗖嗖嘶叫着，那一天黑蟒鞭是既啃骨头又咬皮，直打得暴客吱哇乱叫好似鬼哭狼嚎。好一场恶战，当下死在胡德全蟒皮鞭下的暴客就有三个，被打折了骨头抽得浑身鲜血淋漓的暴客更是难计其数。那一场厮杀使胡德全的名声传遍了归化驼运界。戚老大偷东西偷到了胡德全的头上算是兔子撞枪口上了，该着他自找倒霉，当下胡驮头掐着戚老大的脖子带他去见戚二掌柜。

“戚二掌柜，你哥他偷了我一峰半岁仔驼换大烟抽了，你管还是不管？”

戚二正在自家院子里的马厩旁给他的杏黄马拾掇鞍具——他要进城去办事。他从马肚子下边看了看，见自己那不争气的哥哥被胡德全像掐小鸡似的掐着脖子推揉着。戚老大又瘦又细的脖子被胡德全的大手掐着只能喘上半口气来，抽抽着嘴巴，一个劲儿地朝他弟弟眨巴眼睛。

戚二掌柜没有搭理他哥，继续着他手里的营生。

胡德全又说：“戚二掌柜，你说这事该咋办？我等你一句话。”

村子里男女老少有几十号人围在胡德全和戚老大的身后看热闹。戚二掌柜觉得心里非常别扭，脸上就有些发烫，但是他没有发作，压了压性子朝胡德全看看又瞄了瞄他哥戚老大，答复道：“我说过了，今后我哥的事我一概不管。我戚二历来说话算话。”

言罢戚二掌柜不再搭理胡德全，只管使劲勒着马肚带，也不知道是手劲使得太大了还是怎么的，杏黄马很不舒服地直踏蹄子。戚二掌柜将缠在掌心的马缰绳往怀里使劲一揽，杏黄马就老实了。扣好了马肚带，戚二掌柜又把马鞍子正了正。

“你当真不管你哥的事？”胡德全又追了一句。

“吐口唾沫是颗钉，我戚二的脾性胡驮头你该知道的，别再废话！”

“那好，”胡德全说，“你把话挑明了就好，那么我怎么处置戚老大你就管不着了，话我可是递给你了，你别怪怨我！”

胡德全手指头一使劲儿，戚老大疼得嗷嗷叫起来。

“你别吓唬我，没用！愿告官愿私了随你胡驮头的便，我哥的事与我戚二无关。”

戚二抽了抽缰绳牵着马走出院子。

眼睁睁看着戚二掌柜从自己面前走过，胡德全恼了，说道：“哼！让我告官，我才

没那么傻呢。一峰骆驼的钱不够给二府衙门的官老爷抹油呢。我要你哥的一条腿！让他以后长点记性，看他还再敢偷我胡德全的驼！”

“随你的便！”

戚二掌柜纫镫攀鞍翻上了马背。

戚二掌柜抖了抖缰绳，催动着坐骑从胡德全的面前过去。

但是还没等戚二掌柜的杏黄马走出几步，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就像旋风似的蹿起来。杏黄马被那陡起的怪叫声吓了一跳嘶鸣着抬起了前蹄，没有防备的戚二险些被掀下马背。戚二在马镫上站了起来，胸脯紧紧地贴在马脖子上，他控制住自己的坐骑，把缰绳狠狠地往怀里搂着，听了听身后的动静，接着又催动着马走起来。

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惊叫。被惨烈的情景吓坏了的小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女人们都拿手捂上自己的眼睛。

戚二嫂扑到院门外面喊道：“戚二！你回来！”

戚二掌柜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座下的杏黄马却越走越快了。

“戚二！你哥的事你不能不管！你这畜生！”

胡德全冷笑一声说：“骂得好！戚二嫂，骂得好！”

戚老大抱住一条折断的腿身子缩成了一团，惨叫着在地上打滚儿，衣服上裹满了尘土，被剧痛逼出的汗珠子像黄豆一样大，从他蜡黄的脸上流下，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胡德全冷眼看着在他脚下翻滚着的戚老大，说：“这是第一次，只要你一条右腿。下次再敢胡来，我就再打折你的左腿，我把话撂在这儿了。俗话说得好，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倘若是第三次让我抓住，就折断你的脖颈！”

话音未落，就见戚二嫂像股迅疾的旋风冲向了胡德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也不知道戚二嫂是用手推的还是用头撞的，众人就看见胡德全咚的一声跌坐在地上。

胡德全被戚二嫂的突然袭击搞懵了，愣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是直着脖子听戚二嫂叫骂。

“姓胡的！你也不是人！你和戚二一个样，你们都是畜生！”

胡德全嗖的一下蹿起来与戚二嫂扭打在一起。

他们一起在地上翻滚着，一会儿你把我压在身下，一会儿我又骑在你的上面，呼啸